

我受洗的母會是漢城中華基督教會。在我有記憶的小學開始，這間教會都是在崇拜中使用《萬民頌揚》。現在(半世紀)之後，我為此感恩不盡。因為，《萬民頌揚》在國語詩歌中是最嚴謹，中文水平極高的一本詩歌集。我手上的這本是 1965 年於台灣台中出版的版本，集有 690 首詩歌。一次盧家駁牧師來探我們，稱讚教會選用了高水平詩歌本。使用它不但中文情操提升，也可以與過去一兩個世紀的普世教會有共同的詩歌命脈。雖是與歐美連接，但更因為是西方音樂與聖詩的精選作品。

香港這邊，我會推介《普天頌讚》。這是將過去在國內六大宗派所努力的成果，1977 年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更新出版的。原書乃 1936 年由上海廣學會出版。它雖然編輯了 680 首，比《萬民頌揚》少了 10 首，但優勝在附上了英文歌詞。講到這裡，有些基督徒會聯想到是否要購買這類詩歌集。答案是肯定的。因為它們不單單是用來虔敬頌唱，更可作為品讀歌詞和參閱作者作曲的文獻使用。例如《普天頌讚》170 首的〈康熙十架歌〉，作者就標明是康熙帝(1654-1722)，由黃永熙作曲。174 首的〈受難歌〉(O Sacred Head, Now Wounded)是十二世紀創建了 60 多間修道院的聖伯納德(St. Bernard of Clairvaux)所寫，巴哈編曲。這首受難節詩歌是出自巴哈的三小時聖劇《聖馬太受難曲》裡的合唱曲，當然不簡單。讓我們比較兩本詩集的中文歌詞第一節翻譯，先是劉廷芳譯(1929)，後是《萬民頌揚》(144 首)，看看你鍾意哪一版本：

《普》：至聖之首受重創，希世痛苦難當；
遍壓荊冠皆恥辱，譏評，嫌怨，憂傷；
仰瞻慈容何慘澹？想見滿懷悽愴！
此刻愁雲掩聖範，當年基督輝光。

《萬》：滿被血創之聖首，為我忍辱蒙羞，
甘戴荊棘之冠冕，默默茹苦含垢；
原佩光明與威嚴，無限尊榮在天，
為我紆尊成卑賤，合當受我頌讚。

劉廷芳是 1932 年《普天頌讚》的編輯委員會主席，詩歌編譯專家，我們不便評論。但可能是由於年少時頌唱的感情所致，我個人以《萬民頌揚》版本的歌詞平易近人，更能撥動讚美心弦。至於，被激發去追想伯納德在十二世紀的修道背景，就不必陳說了吧！

預苦的節期，讚美詩的頌唱，不但是信仰內容的一部份，也是生命留下痕跡的回憶和重整(reboot)，是與千百年基督教脈搏連接的遺產。當我們不斷地嘗試尋找優質的詩歌，品味可提升，精神和氣質也會轉化啊！